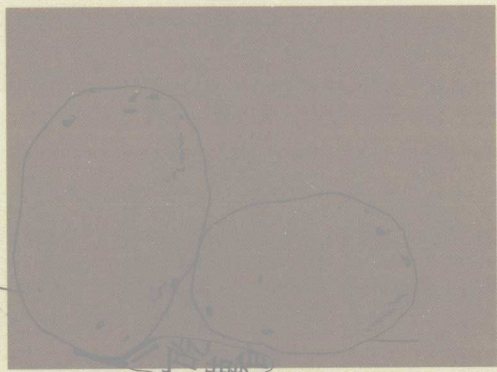


吃马铃薯的日子

我少时虽做过多项行业 Y / 七八岁时做过卖报小童
十四五岁当过印刷店学徒 Z / 做过书局兼委员
可是哪 / J 就想不到要在这穿起白色号衣
来维持美国的少爷、小姐和老太太等、老妈子
而且 Q / 卖报和当学徒时 / 我中学都没有念过

刘绍铭 著

刘绍铭作品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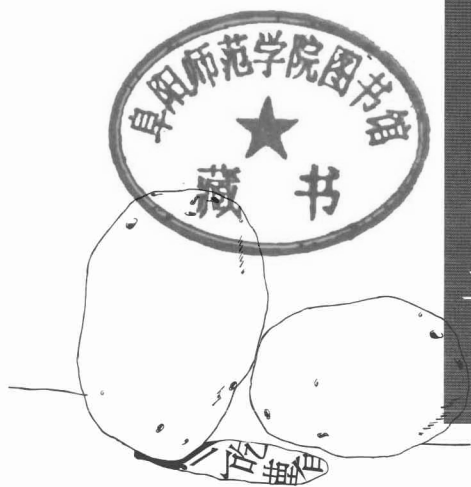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刘绍铭作品系列

吃马铃薯的日子

刘绍铭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吃马铃薯的日子 / 刘绍铭著.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6.5

ISBN 7-5343-7364-6

I. 吃... II. 刘... III. 刘绍铭—回忆录
IV. 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47959 号

- | | |
|---------|---|
| 出 版 者 | 江苏教育出版社 |
| 社 址 | 南京市马家街 31 号 邮编: 210009 |
| 网 址 | http://www.1088.com.cn |
| 出 版 人 | 张胜勇 |
| 书 名 | 吃马铃薯的日子 |
| 作 者 | 刘绍铭 |
| 责 任 编 辑 | 熊娉婷 |
| 集 团 地 址 |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
| 集 团 网 址 |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
| 厂 址 |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西芦城黄鹅路西 电话: 010-61232262 |
| 开 本 | 940mm × 640mm 1/16 |
| 印 张 | 10.5 |
| 字 数 | 95 千字 |
| 版 次 |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15.00 元 |
| 发 行 热 线 | 010-62223842 |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赠书卡

尊敬的读者：您好！

感谢您选购苏教版社科图书。为了更好地为您服务，让您及时了解我社图书的出版信息，请抽空填写此卡。凡购买我社附有此赠书卡的图书金额累计超过 200 元者，请将您收集的赠书卡填好寄回，即可获赠价值为您所购图书定价总和 10% 的图书(购买盗版书不在赠书之列)。请登陆 www.likebook.com 挑选您想要的赠书，我们将给您免费寄赠。

姓 名		性 别		年 龄		学 历 / 职 称	
工作单位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电 话 / 传 真					
E-mail							
是否愿意获得本社其他图书信息	☐ 愿意 ☐ 不愿意		希望获得新书信息的方式		☐ 信函 ☐ 传真 ☐ 电子邮件		
您选择的赠书书名							
您的建议							
本书信息	“刘绍铭作品系列” / 《吃马铃薯的日子》 定价：15.00 元						

江苏教育出版社北京社科图书出版中心 发行部
(北京乐知博克出版顾问有限公司)

北京市西直门内五根檩胡同 11 号通华苑写字楼 B101 室

邮编：100035

邮购热线：010-62223842; 62233619-810

新版自序

江苏教育出版社给我的四本散文集出简体中文版，席云舒先生要我写个序文说说因由。四本集子中，《吃马铃薯的日子》稿龄最长。1968年我从美国回到出生地香港，任教中文大学。课余之暇，想到当年因拿的学位不受香港政府“认可”，无法在港谋生，就凭朋友资助的一张船票，竟贸然出洋“留学”；想到带去的全部家当，交了一个月的房钱后就所剩无几，马上“一贫如洗”；想到当年要不是老天爷照顾，开课前就找到唐人餐馆的侍者工作，一定会落得露宿街头的境地，最后逃不过移民局遣送出境的命运。

想着想着，也暗暗佩服自己当年因眼前无路不惜“孤注一掷”跑去美国的勇气。我幼失怙恃，初中念了一年后就自食其力，后来以自修生名义考入台大就读外文系；后来又“赤条条”

地冒险跑到美国念研究院,终于在印第安纳(Indiana)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我想着想着,自觉前半生不肯向命运低头在逆境中打滚的经历,记录下来,或许会对童年经历跟我相似的年轻人有鼓舞作用。想着想着,终于笔之于纸,以连载方式在香港的《大学生活》杂志发表。这么一说,已是三十多年前的旧事了。

《一炉烟火》、《文字不是东西》和《文字还能感人的时代》,其文字性质跟《吃马铃薯的日子》有所不同。独吃 potato,滋味如何,是“个体”经验,因此文字有自传成分。其余三集所载文章,取材随心所欲,当然乃有感而发。所能奉告国内大雅君子的,就是我无论写的是什么题目,文字都会如洋人所说的 user friendly,让各位“看得下去”。需要“脚注”、“尾注”、“剖腹注”、“追注”才能处理的那类学术文章,不会在这三个集子中出现。那类文章,应由学报承担。

因为我为人老派,所写文字自己看来有些地方确也食古不化。譬如说我不会称呼阁下为“亲爱的读者”。大家素昧平生,怎么“亲爱”起来?我也不会写出“热烈欢迎某某”这种句子,因为我相信文字的功能有时真的是 less is more。既要“欢”迎,心情当然“热烈”,何必说多余的话?因为老派,所以在阅读英文商业信件时,不会想入非非,看到 dear 就想 kiss。国内读者读我这种“另类”书写时,也许能读出一些“异国情调”的味道来。请以平常心处之,因为这是一个不懂“汉语言”的“旧人类”文体的特色。是为序。

2005 年 12 月 26 日

香港岭南大学

前 言

《吃马铃薯的日子》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在友联出版社旗下的《大学生活》上连载。那时候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书院教书。朋友知道我当年两手空空跑到美国读书,经历必有足为后辈借鉴者,因此劝我把“吃马铃薯的日子”的甘苦记录下来。

《大学生活》连载结束后,友联出版社出了单行本。其后又有台湾地区的朋友拿去出了台湾版。三十多年来,这本薄薄的册子让我广结善缘。在好些学术聚会的场合中,不时有素未谋面的年轻人上前跟我打招呼,感谢我以“勤工俭学”的精神给他们树立了榜样。他们的身世各有辛酸,求学的经历也是一波三折。难得的是,他们虽然出身寒微,却坚信将相无种,肯耕耘自有收获。当年朋友说我身无长物放“洋”去的经验“必有足为后

辈借鉴者”，看来真有点道理。

《童年杂忆》是 20 世纪 80 年代的作品，导因是看了报纸上一篇有关上当铺（押店）的文章《滋味谈》。“举狮观图”，我十四五岁前有过多次经验。阅后一时感触，引笔为文，因成杂忆系列。

《吃马铃薯的日子》一文所记，是大学毕业后的岁月痕迹；《童年杂忆》说的就是童年心事，这两辑文字，血脉相连，现结为一体，合该如是。

旧作重刊，旨在留给身世与我相似的青年一个“勤工俭学”的记录。

刘绍铭

2002 年 7 月 6 日

目 录

1 童年杂忆

我十六岁出来做事。弟弟比我小两岁,他初中念了一年,也为生活所迫,跟我一样到计程车公司去当“童工”。我们寄居在伯父家。香港地方寸金尺土,一层楼住三家人,我和弟弟当然没有房间。晚上等别人都就寝后才打开帆布床(行军床),睡在通到厨房、厕所的甬道上……

29 吃马铃薯的日子

就这样,我拿了船票、几件简单的衣物和一百二十元的美金现款,搭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船,赶着到西雅图去升学。船一离开香港,就怀念香港。是的,香港当时是英

国殖民地,是文化沙漠,是藏污纳垢、安全无保障、贫富差距最显著、社会制度最落后……的地方,但不知怎的,船一离开港口,我的眼睛就湿润了起来……

童年杂忆

一、童年杂忆

最近在报上看到王书川先生的《跑当铺》一文，撩起了我的童年旧事。上押店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更不足为外人道。我今天的朋友，有认交三十年者，他们对我在台北四年求学的经历，和大学毕业后赤手空拳来美念研究院那一段“传奇”，知心者略知一二；即使非旧识，也可从我的旧作《吃马铃薯的日子》得一梗概。

但我十五六岁时在香港替家人上当铺的那段伤痕岁月，当今之世，只有我胞弟刘绍纲知道。这段经历，我为什么决定“公

开”出来？理由与让大家“分享”我吃马铃薯的滋味一样：童年的遭遇影响一个人中年甚至晚年的人生看法与价值观念。这一观点，早为心理学者肯定。我今天把我早年心里所受的种种 trauma（创伤）略记一二，用意不在揭“隐私”——个人经验，除非有“寓言”意义，否则不应浪费报纸篇幅。我只希望年轻读者知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句农业社会的格言，在今天这种不按牌理出牌的工商业社会中，虽难作准，但少年坎坷确可增加日后面对逆境的勇气。

原来，我的父亲是个不事生产的人，所以从小就把我和弟弟“寄养”在亲戚和朋友家里。1949年后，他只身回广东，跟我的叔父一起在小学教书。那年我十五岁，弟弟十三岁。兄弟二人就被“寄养”在香港洋行打工的伯父家里。那时伯父家尚可算是小康之家，自己又无儿女，所以我和弟弟的衣食教育都由他负责。谁料好景不长，伯父生意失败，我和弟弟的学费常常无着落。

从那时开始，跑押店成了我的“社会教育”。香港的押店，其柜台居高临下；拿宝物去周转现金的人，心中已自卑得不敢抬头看人。有一次，伯父叫我把家中的一台电扇扛去押掉。我把家中这件唯一值钱的家伙托在肩上，跑了三四条街，早已大汗淋漓，进了押店，气派像衙门老爷的朝奉也不见怜，板着脸孔说：“拿身份证来。”

在香港跑押店的人对这种成交有雅称：举狮观图。我气喘

喘地把手上那头“狮子”举上去。朝奉验明我伯父身份证的细节后,就“随缘乐助”地给我几张钞票。

这样一个“创伤”就烙在我心中了。

事隔三十余年,已记不起风扇上押店时的季节是夏天还是冬天。不过,即使是溽暑天,少了这部机器,对我个人来说,尚不至有切肤之痛。

上当铺令我流出泪来、令我感怀身世、令我怨怪自己父亲不争气的经历有两次。

一次是伯父给我一支钢笔,还记得那是一支派克“蓝宝石”型的吸管笔,我喜欢得不得了。我和弟弟从小都是“文艺青年”(他比我务实,十六岁出来当学徒后,晚上念工业专科学校;今天吃电子工业饭,已完全洗脱原来的“文艺气息”)。我拿到那支钢笔后,每天闲时就在纸上涂鸦。

谁料与这现代文房四宝之一相处不到两个月,我又因付不起学费将它押给了朝奉。今天有孩子的家庭大概都晓得,小朋友心爱的玩具,有些到了大学年龄都舍不得丢掉,因为那是跟着他们长大的伙伴。那支与我短期相依为命过的钢笔,我将其举上当铺柜台时的心情,说是痛不欲生,一点也不过分。

另外一个经历也是至今难忘。伯父在生意失败后,做了一名穷中学教员。他因为自己无所出,对我和弟弟呵护备至。我上小学六年级时,有朋友送给他一只手表,他转“送”给了我。当然,这跟他给我的钢笔一样,我宝贝得不得了。我上课时戴

着，睡觉时也戴着。因为当小学生时已戴过手表，日后我便养成了一个良好的习惯：守时。直到今天我与朋友相约，除非碰到我不能控制的特别事情，否则真的能做到分秒不差的地步。

但是那只手表的命运与“蓝宝石”一样，不到两三个月，又被伯父拿去“举狮观图”了。这两次得而复失的经历对我打击至巨。即使在三十多年前的香港，手表和钢笔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在廉价品充斥市场的今天，我当年的两件宝贝玩具连上押店的资格都没有，可是，小小的年纪就为环境所迫，把心爱的东西献给朝奉，这使我尝尽了人生无常的滋味。

孩提时代的烙印，对日后性格发展的影响因人而异。由于父亲无能养家，我从小一家托一家地寄人篱下，心理上受尽伤残。如果我们兄弟当年不发奋自爱，日后做了流氓太保，也毫不稀奇。

我父亲的一生，成了儿子的“反面教材”。

我十六岁出来做事。弟弟比我小两岁，他初中念了一年后，也为生活所迫，跟我一样到计程车公司去当“童工”。我们寄居在伯父家。香港地方寸金尺土，一层楼住三家人，我和弟弟当然没有房间。晚上等别人都就寝后才打开帆布床（行军床），睡在通到厨房、厕所的甬道上。

弟弟做童工的地方是九龙，舟车交通要花一个多钟头。他8时“上班”，早上5时多就得起床。童工的薪水买不起闹钟，即使买得起，也不敢用——既然寄人篱下，怎么可以把别人吵醒？

我和弟弟商量的解决办法是：在入睡前，兄弟两人用一条麻绳隔床互捆手足腰身，梦中谁先翻身，就把对方拖起。这种睡眠方式也近乎卧薪尝胆了。如此翻来覆去，一个晚上难得有两个小时不从梦中惊醒。甬道是露天的，兄弟二人谁最后一次惊醒，看到东方渐露鱼肚白，就知道这是该起床干活的时候了。

我二十二岁以自修生资格考上台大。我弟弟做事比较按部就班。他在计程车公司当童工，一做就是八九年。晚上7时到9时上夜校读英文。英文根底差不多后，改修工专夜校。先念机械工程，后念工商管理——但念的都是夜校。今天他是一家电子公司的“高级行政人员”，论学历，只有专科文凭，连学士学位都没有。

他念夜校念了十多年，风雨不改，有时还抱病上课，从没缺过一晚的课。

我在这里追忆我和弟弟的童年经历，是真正的“试遣愚衷”。百年来国家多难，苦学出身的人多不胜数。就拿身心受摧残的经历来说吧，比起战后或社会动荡的余生者，我和弟弟早年所受的折磨简直微不足道。

不过，话说回来，人之不同，一如其面。我想痛苦的感受也是“各有千秋”的。抗战军兴，我弟弟还在襁褓中的时候，我已经领略过“贫穷是最大的罪恶”的滋味。那时我该是五六岁吧，与家人逃难到曲江，父亲靠举债典当度日。有一天债主临门，父亲躲不掉，跪在地上求情，这个隔代留下来的耻辱，今天我偶

然闭起眼睛,也会为之涕泪沾襟。

父亲别无所长,却写得一手好字。他能以骰子大小的篇幅书下孙中山先生遗嘱,压在放大镜下让人观赏。换句话说,他有一个时期靠卖字养家。如果是太平盛世,这一技之长不失为清高的行业,但兵荒马乱之年,谁有闲钱凑雅兴?

因此我和弟弟在香港当童工以前就在内地做过沿街叫卖的“报贩”。清早起来跑两三里路到批发商处去拿报纸,叫卖半天,又饿又累,跑不动了,就到附近的茶馆打个圈,看看哪一桌的客人刚走,侍者还来不及把碗筷收拾走,就连忙把残羹剩饭往嘴里塞。

这篇杂忆顺笔提到舍弟,也合乎“遣愚衷”之本意。手足之情是我国传统社会可贵的人伦,可是今天这种关系跟上面提过的那种“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信念一样,已受到商业社会的风气破坏。在报纸的社会版上常见朋友因财失义的报道,而兄弟阋于墙的悲剧也时有所闻,导火线往往也是钱银纠纷。

朋友贵乎患难之交,夫妇应结于贫贱之时(因此弃糟糠之妻的人确是狼心狗肺),兄弟也一样。我和弟弟成人后谋生的路子不同,居住的地方又隔了一个太平洋,平日难得见一次面。因职业性质风马牛不相及,见了面除了闲话家常外,也真的没有几句话可说的。

但这不要紧。他和我都成家多年,儿子也都快成人了,不说“小朋友”们对他们父亲当年的经历一无所知,就是他们的妈

妈也一样对之茫然。套用鲁迅在《祝福》中的一句话,这种事“说不清”。我相信弟弟和我一样,想到当年我们两个小毛头在茶馆中曾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左右开弓捡起人家吃剩的什么叉烧包之类的东西往嘴里塞时,心中就起丝丝暖意。这就够了。

我们这种兄弟,比因摊分先人遗产而起争执的“手足”有福多了。

童年的波折影响了我一生为人处事的作风。我拿了学位后在美国任教的几年,做过不少傻事。因为自己生性勤奋,所以平生最“恨”游手好闲的人,尤其是自己学生中的这类人。有一次,我居然把一位在我班上读书一直懒懒散散的美国少爷召到我办公室去申以“大义”。他也吓了一跳,因为他说自己念不念书,连他父母都不 care(关心)。

后来我检讨一下:自己也太孟浪了。这是“天府之国”,游手好闲的人一样不会挨饿。而且,创出苹果电脑这种大企业的人,不正是个美国版的“拒绝联考的小子”么?

我今天已失去对学生“申以大义”的冲动,但对毫无上进心的人的“鄙夷”态度一点都没有改——虽然不说出来。

二、童工岁月

我做第一件差事的“单位”刚好与胡菊人兄相同:圣类斯中